



宋风遗韵 □吴钧

宋朝财政岁入有多少

一国之经济表现，可以从国家的财税结构与财政岁入数据上显示出来。唐代的最高岁入为唐玄宗天宝八年(749)的5230万(贯石匹屯)，含钱、粟、绢、布，其中货币性岁入为200万贯钱。也就是说，唐代的赋税以农业税为主体，而且主要征收实物税，只有一小部分征收货币，占税收总额不足4%。

那么宋代的财政岁入是多少呢？北宋治平二年(1065)的数字是11600万(贯石匹两)，这个数目并不是北宋岁入的最高额，却已是唐代最高岁入的1倍多；其中货币性岁入为6000万贯以上，比重超过了50%，显示赋税货币化已成大势所趋。特别是王安石变法，将役也折成货币，用苏辙的话来说：“三代之民，以力事上，不专以钱。近世(宋代)因其有无，各听其便；有力而无财者使效其力，有财而无力者皆得雇人。人各致其所有，是以不劳而具。”这一役法变革，比张居正的“一条鞭法”早500年，比雍正的“摊丁入亩”早600年。

更具有历史标志意义的是，宋人发现，“州郡财计，除民租之外，全赖商税”。从宋真宗朝开始，来自工商税与征权的收入超过了农业税。北宋熙宁年间，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%；南宋淳熙至绍熙年间，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%，农业税变得微不足道。显然，这是历代王朝从未有过的事情，若非宋代工商业发达、政府善用市场手段调动财富，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财税结构。

宋代之后明清两朝的岁入情况又如何呢？明朝弘治十五年(1502)，全国田赋正额约为2680万石，占全部税收的75%；隆庆朝与万历朝前期(1570-1590)，国家的杂色岁入(含商税、海外贸易抽解、盐课等)约370万两白银，这

诗话亭 □陈大新

东溪白云识尧天

《家叔征君东溪草堂二首》是唐代诗人卢象的代表作。卢象和王维处同一时代，又是好友，后来曾出现过将他二人的诗混为一谈的现象。先赏诗，其一：“开山十馀里，青壁森相倚。欲识尧时天，东溪白云是。雷声转幽壑，云气沓流水。润影生龙蛇，岩端翳怪梓。大道终不易，君恩曷能已。鹤发无老时，龟言摄生理。浮年笑六甲，元化潜一指。未暇扫云梯，空惭阮氏子。其二：“今朝共游者，得性闲未归。已到仙人家，莫惊鸥鸟飞。水深严子钓，松挂巢父衣。云气转幽寂，溪流无是非。名理未足羨，腥臊诤所希。自惟负贞意，何岁当食薇。”

第一首中的“欲识尧时天，东溪白云是”一联为人称叹，清人潘德輿以为“造句奇雄，百炼不到”。诗前八句全是写景，后面语含规劝，认为“君恩”未已，叔叔也是不妨出来做官的。然后谈了自己对养生的理解。“浮年笑六甲，元化潜一指”：“六甲”即60岁；“一指”，见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天地一指也，万物一马也。”意为天下之事皆可以一指蔽之，天下之理皆可以一马穷之。庄子意在说明“道通为一”，卢象信手拈来诗中，“未暇扫云梯，空惭阮氏子”，表示自己眼下还当不了神仙。

第二首写他和叔叔在一起时的感受，觉得似和高士严光、隐者巢父同游，一时的名利之心俱寂了。原就持身守正，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，看来有一天也许会和叔叔一个样吧。

从第一首的“空惭阮氏子”到第二首的“何岁当食薇”，卢象在东溪这样“云气转幽寂，溪流无是非”的环境里，还是受到了他叔叔的影响。

卢象的叔叔征君是卢鸿，一作卢鸿一，字颢然，一作浩然。两《唐书》皆入《隐逸传》。博学，擅书法，工诗，兼善山水画，长期隐居于嵩山。开元初，玄宗备礼征召再三，不至。下诏，言辞恳切。卢鸿不得已去了一趟东都。玄宗置酒厚待，欲拜官，坚辞不受，诏许还归，赐隐居服，官草堂。卢鸿就在山中讲学，从学

文润听泉 □钟立春

古诗词里的“偷句”

二位皇帝杨广写下过这样两句诗：“寒鸦飞数点，流水绕孤村。”不能说很像，简直是一模一样啊。

再以叶绍翁为例。“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这是叶绍翁的名句。在他之前，陆游是这样写的：“杨柳不遮春色断，一枝红杏出墙头。”大差不差吧？这事儿还没完。陆游之前，还有个唐代的吴融写过：“一枝红杏出墙头，墙外行人正独愁。”发现没？这几个人的这几句诗翻来覆去，都是否和墙的那点事。

还有更有意思的呢。白居易有诗：“艳歌一曲酒一杯。”唐末郑谷有诗：“去年天气旧池台。”然后，晏殊在《浣溪沙》里直接写：“一曲新词酒一杯，去年天气旧亭台。”好家伙，还有这样的，就好像是他从东家抱了一只鸡，西家又拿了一些蘑菇，然后回家做了盘香喷喷的小鸡炖蘑菇。

类似以上借用别人诗句的例子比比皆是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他们这是抄袭吗？也不能这么说。事实上，“偷”用古人现成的句子，在文艺创作上并不是禁律。唐代有一个能作诗的僧人，法名皎然，写了一本专门研究诗学理论的书，叫《诗式》。他谈到诗有三种“偷”法：第一种叫偷语，第二种叫偷意，第三种叫偷势。简单地说，偷语就是直接抄；偷意就是偷创意；偷势，是在原作的基础上有创造。

举一件诗词史上有名的公案：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是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的名句。王勃啊，那可是“初唐四杰”里坐第一把交椅的人物，他会抄吗？真抄。这两句诗他抄的是南北朝庾信《马射赋》中的“落花与芝盖齐飞，杨柳共春旗一色”，抄的就是“齐飞”和“一色”的创意。当然，王勃的这个会更好一些。

关于“偷句”这件事，我觉得关键是一个“外化”还是“内化”的问题。晏几道《临江仙》中的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”被称为不可无一、不能有二千古名句。可这也是从五代翁宏的《春残》诗中抄来的。虽然是一个字不改地抄，但是如果细读两首全诗就会发现，翁宏原句像白描风景，但小晏把它们塞进“回忆杀”里，前有醉酒梦醒的孤独，后有明月佳人的甜蜜，中间这两句立刻成了神对比——人越孤单，

说文解字 □陈国凡

“池鱼”是人不是鱼

成语“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”，说的是古代宋国一个城门失火，火势迅速蔓延，人们和士兵都前来救火，由于其他地方的水源都离得太远，大家就用护城河的水来救火。最后，护城河的水被用干了，河里的鱼因缺水而死，“池中空洞，鱼悉露死”。

这是现在最普遍的一种解释，意为无妄之灾。但其实，这“池鱼”不是护城河里的鱼，而是一个人的名字。

相关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东汉应劭《风俗通义·佚文·辨惑》：“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俗说司门尉姓池名鱼，城门火，救之，烧死，故云然耳。”这里说得很明白，池鱼是一个人，且是个官员，职务是司门尉(古代管理城门的低级官吏)，他为了救火而

被烧死，属因公殉职。查池氏谱牒，池仲鱼是池氏第49世孙，确有其人。古人不光有名有姓，还有字、号，再普遍不过了。仲鱼是池鱼的字，可看出他在家排行老二，和孔子一样。而且，古人用动物取名的情况也不少，如卫国有史狗、史鱼，还有叫司马狗、司马牛、魏黑驹的，辽圣宗的第五个儿子，名叫狗儿，辽西郡有王驴粪，《元史》里有太尉丑驴。对了，孔子的儿子名叫鲤。

只是，在后来长时间的流传过程中，池鱼这人慢慢就变成了鱼。

北齐杜弼《微梁文》里有“但恐楚国亡猿，祸延林木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”。句中“池鱼”和“林木”对仗，是鱼不是人。白居易有诗云：“火发城头鱼水里，火灭池鱼失水。”指的也是鱼，可能是比较大众

的说法了。

可是北宋官修大型韵书《广韵》对“池”字如此注说：“池，水沼也，古代有姓池名仲鱼者，城门失火不幸被烧死。”而《广韵》是在前人《切韵》《唐韵》基础上修订的，说“池鱼”是人不是鱼，肯定有其依据。而这依据据是前文提及的东汉应劭《风俗通义》。只是，以讹传讹，这原本之意并没有流行，且城门失火，用最近的护城河之水救火很符合实际，水干导致鱼死，也实在很说得通。

其实，有关这两个池鱼的身份和死因，也有两种不同说法：

一种是他为救城门之火，因公殉职，流传似乎更广些。

一种是说他家离城门很近，城门失火，火势蔓延至他家，他冒火抢救家财而被烧死。

闲居江西带湖(今江西省上饶市城外)期间，他还写有一首《南歌子·新开池戏作》，上阙云：“散发披襟处，浮瓜沉李杯。消消暑气细侵阶。邀个池儿，唤个月儿来。”夏夜池边纳凉的闲适之情，被他描绘得空灵而优美。

有浮瓜沉李之妙，还可邀约友朋一起品尝消暑。南宋诗人、道士白玉蟾云游四海，访仙问道，作有《夏五即事》，其中有句：“我有浮瓜沉李约，诸君同上紫霄峰。”紫霄峰俗称摘星楼，邀请到人间仙境处浮瓜沉李、消暑度夏，该是多么飘逸快活之事啊！明代诗人邓林在《题四景山水·其二》中云：“水光山色映楼台，浓绿园林绝点埃。我有浮瓜沉李约，隔江人泛酒船来。”水榭楼台映着粼粼波光，正是度夏好去处，邀约朋友隔江泛舟，来此浮瓜沉李，一醉方休。

宋代散文家孟元老在其代表作《东京梦华录》中写到：“都人最重三伏，盖

国学小知识

什么叫“夺情”

“夺情”可以说是丁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可以说是丁忧制度的权宜之举。“夺情”还称“夺哀”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，朝廷对一些大臣要员，虽然遭受父母之丧，也不放其解职离岗，要求其继续留任，素服办公。如光緒八年(1882)，直隶总督李鸿章母亡，需丁忧居丧，但当时李鸿章不仅经营各国通商事务，还兼管训练直隶军队和北洋水师，他人不可替代。于是，清朝政府就催他行孝百日，即刻回任。二是，官员丧期未满，由于朝廷的需要，也会特许其终止服丧守制，在丁忧期间起复任职。如清朝张九龄居丧后，唐玄宗令其起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

“夺情”可以说是对丁忧的必要补充。仕宦官员遭父母之丧，需丁忧守制，解职离岗三年。但是对于朝廷重臣而言，丁忧守制不利于国家政务的正常运行，在形势紧迫，如边患危机、发生兵战之时，朝廷用人之急也会与丁忧制度发生冲突，此时，“夺情”正是“移孝为忠”，以公义而掩私情。

古韵今吟 □胡胜盼

“三伏天”是从夏至后第三个庚日算起，历经初伏(10天)、中伏(10~20天)、末伏(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算起，10天)，是一年中最热的时间。按农历计算，三伏天大约处在阳历的7月中下旬至8月上旬间。三天虽虽热，但古人却能做到“热中求凉”，留下了许多吟咏三伏天的诗作。

唐代诗人权德舆《病中苦热》诗云：“三伏鼓洪炉，支离一病夫。倦眠身似火，渴嗽汗如珠。悸乏心难定，沉烦气欲无。何时洒微雨，沉与好风俱。”大热的天，却偏偏身染疾病，倦怠无力，汗如雨下，真真苦煞了诗人。他渴盼着来场好雨，既去地地热，也去自己的心火。

宋代大文豪陆游《南门晚眺》诗云：“晏妇负一胡床，门巷梧楸已渐黄。不历尘埃三伏热，孰知风露九秋凉？”陆游的诗不让人想起一句歌词“不经历风雨，怎么见彩虹”。三伏天过去，即是金秋到来。所以，诗人从辩证地读出了物极而反，否极泰来。三伏天虽然热，但只有热过，才能感知什么叫凉爽。诗句包含着只有经历过波折，才懂得珍惜的人生哲理。

陆游另有诗作《暑夜》云：“毒暑弥三伏，微凉起二更。月窗风竹乱，烟渚露荷倾。寂寞借书读，清羸扶杖行。无功耗官廩，太息负平生。”诗人夜里难以安眠，拄杖起行，看着竹影残荷，不禁感叹时光飞逝，功业无成。从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时刻不忘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的陆游。

三伏天这么热，如何安然地度过呢？唐代诗人杜荀鹤的《夏日题梧空上人院》或许能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：“三伏闭门披一衲，兼无松竹荫房廊。安禅不必须山水，灭得心中火自凉。”原来，杜荀鹤的避暑法宝是“心静自然凉”。清朝雍正皇帝曾追录康熙皇帝的训话而编辑成《庭训格言》，内中有一则训文叫《心静自然凉》，曰：“盛暑不开窗、不纳凉者，皆因自幼习惯，亦由心静，故身不热。”夏天人们难免心浮气躁，如果能保持一种自然、平和的心态，确实能有助于我们避免“情绪中暑”，顺利地度过火热夏季。

舌尖春秋 □刘琪瑞

“沉李浮瓜”消暑之乐

始在中原种植，宋代得以普遍推广。因此，三国时曹丕和吴质“沉李浮瓜”中的“瓜”应为他瓜类。

宋代之后，炎炎夏日吃西瓜才得以盛行，“沉李浮瓜”之“瓜”通常为西瓜。建中靖国元年(1101)，64岁的苏轼从海南儋州获赦北归，写给曾经的大力助手苏坚《答苏伯固三首》，其中一首云：“位计龙舒为一快也。”苏轼一生仕途坎坷，一贬再贬，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，但他依然坚韧不拔、乐观向上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，还追忆与友人浮瓜沉李消暑的快乐生活，其逆境中超然豁达的人生观，令人慨叹。

南宋词人、抗金名将辛弃疾退隐后，消夏遣闲，诗酒旷达，在《临江仙·老去浑身无著处》中云：“试向浮瓜沉李处，清风吹散襟襟。”辛弃疾在井水中浮起西瓜，沉浸李子，散发披发，以此避暑

消暑。闲居江西带湖(今江西省上饶市城外)期间，他还写有一首《南歌子·新开池戏作》，上阙云：“散发披襟处，浮瓜沉李杯。消消暑气细侵阶。邀个池儿，唤个月儿来。”夏夜池边纳凉的闲适之情，被他描绘得空灵而优美。

有浮瓜沉李之妙，还可邀约友朋一起品尝消暑。南宋诗人、道士白玉蟾云游四海，访仙问道，作有《夏五即事》，其中有句：“我有浮瓜沉李约，诸君同上紫霄峰。”紫霄峰俗称摘星楼，邀请到人间仙境处浮瓜沉李、消暑度夏，该是多么飘逸快活之事啊！明代诗人邓林在《题四景山水·其二》中云：“水光山色映楼台，浓绿园林绝点埃。我有浮瓜沉李约，隔江人泛酒船来。”水榭楼台映着粼粼波光，正是度夏好去处，邀约朋友隔江泛舟，来此浮瓜沉李，一醉方休。

宋代散文家孟元老在其代表作《东京梦华录》中写到：“都人最重三伏，盖

「三伏天」里觅诗踪

文徵明行草书《滕王阁序》(局部)